

唐薇主编

蝴蝶翩翩飞舞
犹如你深情的诱惑

花季梦蝶

第一辑

蝴蝶
蝶
千金
任无双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052

花
蝶
集

第二輯

052

蝴蝶
蝶
千
金

任无
双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花季梦想彩蝶·第1辑/张耀天,唐薇主编. —长春:
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1.9

ISBN 7-80606-506-7

I. 花... II. ①张... ②唐... III. 故事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071046号

花季梦想彩蝶·第1辑

HUAJIMENGXIANGCAIDIE · DIYLI

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:130021 电话:5638387)

吉林新华印刷厂印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64 字数15 000千字 插页400页 印张600

印数:1—3200册

2001年11月第1版

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张耀天

责任校对:何 丽

版式设计:祁 中

封面设计:祁 中

ISBN 7-80606-506-7/I·50

定价:900.00元 (全1—200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我单位调换



献出自己的那颗真心
不为别的

只因茫茫人海中
惟有你值得——
托付一生



内文简介

难道她真是天生木鱼命——专门挨打骂？
从小爹疏离、娘虐待的也就罢了，
竟还被不知打哪来的“愣”公子欺负，
抢了她的百蝶刺绣不说，
还当她是婊子般对她大声吼，
现在她正因不能出游而躲在树上独自饮泣，
他竟还“刻意”找上树来讽这刺那的，
可是他怎说他可以带自己出去玩？
难不成好人与坏人也是一线之隔……

这将军府总管的女儿可真阴晴不定啊！
可她是他未来的娘子，说啥都得好生伺候，
但却没料到迎娶回来的新嫁娘不是她，
她爹娘竟暗中偷女儿换小姐将她另许他人，
更令人讶异的是，当他喜获佳人时，
她竟成了货真价实的将军之女，
那他这宰相之子和将军之女成亲，
不就是名副其实的“文武合一”……

楔子

无名的山丘，简陋的茅草屋，几乎挡不住屋外刺骨又怒吼的寒风，屋内正有一个女人与上天作着生与死的搏斗。

方又华这个勇敢又温柔的女人，接到从军的丈夫林孟宏从驻地捎来的讯息后，不顾怀着身孕的身子，带着家中仆人刘涵夫妇要赶去和丈夫会合，想在孩子生下时，就可以让他见到自个儿的爹。

谁知赶到驻地后，丈夫带领的军队又移走了，她又带着家人，往下一个驻地赶，算一算在路上奔波了几个月，时序已进入寒冬，而腹中的婴儿又即将出生。

刘涵看着暴风雪即将来临的天色，又看着夫人疼痛难当的样子，考虑着要继续赶路，或是先找个地方让夫人休息；可是夫人肚里的孩子可不管这些，急着出来。

方又华紧捉着刘涵的妻子许美幸的手，哀叫

着：“我感觉我的小孩快要出来了！快帮我。”

此时三人都想到如果有一辆自己的马车该有多好，这辆马车应该可以解决好多问题，可是主人只是一个小军官，实在负担不起一辆马车的钱，就连他们现在所有的放行李的独轮车，都是夫人拿出全数的私房钱买的，更不要说去负担一辆可遮风蔽雨的马车的费用了。

阵阵的哀嚎声，在风势的助阵下更添凄惨，刘涵调整自己的思绪，极目四顾想找个隐蔽的地方，让夫人生下小孩。远远的看到小径旁有一间茅草屋，他放下他所推的独轮车，和美幸一起架着夫人的身子，往茅草屋去。

屋里除了一堆铺在地上的稻草外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将夫人放在草堆上后，又出去将独轮车推了过来，从车上拿来夫人预先准备好，生产会用到的东西。东西放好后，他垂着手，不知接下来要做什么。

许美幸将束手无策的丈夫赶到屋外去，自己帮夫人生产。

刘涵不放心的问：“你可以吗？你自己也快要生了。”

“你放心吧！我娘以前当产婆的时候，我在她旁边帮忙了不少次，所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”

“我不是担心你的技术，我是担心你的身子。”

刘涵忧虑的看着美幸即将临盆的肚子。

“你担心得太早了，我的时候还没到，你快出去吧，免得妨碍我做事。”许美幸边说边将刘涵赶出屋子，将刘涵锁在门外。

风继续怒吼着，人挣扎着，屋外的刘涵感觉好像经过了一百年了，才听到屋内传出一阵洪亮的婴儿哭声，他拍门就要进来。

许美幸在屋内叫：“别急，还有一个没生出来呢！”她继续按摩着夫人的肚子，鼓励着她，教她怎么用力。

方又华拼着最后的力气，整个人半坐而起，终于看到肚中的婴儿头朝下的滑了出来，耳后明显的现出一颗米粒大的红痣。

许美幸双手将婴儿接过去，剪了她的脐带，夸赞的说：“好一对漂亮的龙凤胎！恭喜夫人，一次就生下了公子和小姐。”又补充的说：“大的是哥哥，小的是妹妹。”

方又华放心的瘫回草堆上，爱怜的看着包裹在襁褓中的一对儿女。

刘涵又在屋外叫：“美幸，我可以进来了吗？”

许美幸去将门打开，让刘涵进来，刘涵看到一对健康的婴儿不禁替林家高兴。

方又华感觉愈来愈虚弱，整个人似要陷入昏睡中。

许美幸看到夫人愈来愈苍白的脸色，直觉得不对，她帮夫人检查了一下后，对刘涵说：“夫人的状况不好，恐怕……”后面的话，不用说就可让人猜到。

刘涵急了，挥手跳脚的说：“那你快救她啊！”

“夫人的血愈流愈多，恐怕是血崩，而这荒郊野岭的要什么没什么，我也止不了夫人的血，救不了她。”许美幸担忧的说。

“需要什么，告诉我，我去找。”刘涵着急的说，“我们一定要救夫人。”

“恐怕她的状况拖不到你找到药。”许美幸伤心的说，她看过不少产妇血崩而死的例子，刚刚夫人的生产过程拖得太久，耗尽了她的所有的体力，再加上没有任何的医疗药品可帮助，夫人的状况更加非常不乐观。

方又华迷迷糊糊的听到他们的对话，她强打起精神，有气无力的说：“不要管我了，你们快带这两个孩子去找他们的爹吧！”

刘涵摇着头，不肯走。

“你们快带着孩子走吧！不要管我了，等到暴风雪来了，你们就是想走也来不及了。”方又华有气无力的催着他们，意识到自己只会拖累大家。

看他们还不走，她急了，拼着最后的一口气，急促的催着，“你们只要……帮我好……好照顾……

…这两个孩子，我在地底……下也会感激……你们。快走！快走，不要……管我。”说完整个人昏死过去。

许美幸又检查了一道，伤心的摇了摇头，帮夫人身上的衣服整理了一下，让她看起来整齐一点。

刘涵帮它盖上保暖又透气的毯子，将屋内收拾了一下，到门外看看天色，又看看夫人的尸体，最后不舍的遵照夫人的意思，将夫人留在这里，他将门仔细的扣上，打定主意，只要到安全的地方避过这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雪后，一定要回来帮夫人收尸。



第一章

二十年后

长安东市宣阳坊一户人家的后园中，飞出了一群各式各样的蝴蝶，每一只身上的色彩都鲜艳夺目，动人心弦。

正漫步经过的杜玄机，不禁被这大自然的奇景吸引，连眼都舍不得眨一下；可是看久了，发现有些不对劲，这个时节并不是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有蝴蝶也只有少数几只，哪能一下这么多只聚在一起？更奇怪的是它们都簇拥在一起，风吹也飞不散。

再仔细一看，发现那些蝴蝶不是用飞的，好似随风飘浮在空中。当这片蝴蝶飘过他面前时，他不自觉的伸出手去碰触，一碰之后，整片蝴蝶都停在他手上。

玄机失笑的发现自己被骗了，手上的蝴蝶都不是活的，而是一只只被绣在如蝉翼般薄又透明的布上，所以远看，看不出这些蝴蝶全都是用不同

的丝线绣成的。

布上的彩蝶栩栩如生，似在万紫千红的花簇丛中飞舞，千姿百态各有不同，他仔细的欣赏手中的蝴蝶，那只斜翅横掠而过的是闪电蝶，闻香扑来的是大凤蝶，酣睡花心的是粉蝶……

“把东西还我！”

好凶好大的声音！玄机吓了一跳，他下意识的把手上的蝴蝶捉紧，慢慢的抬起头来，看是谁敢对他大吼大叫。

一个丫头打扮的年轻女孩，正瞪大着眼睛，紧盯着他捉着布不放的手，“还我！”她伸手就捉住了布的另一头，硬抢，把两人之间的布拉得紧紧的。

这个丫头是林家奶娘许美幸的女儿，没什么正式的名字，从小她爹就叫她小豆子，一直叫到大也没改名。

好一个不讲理兼莫名其妙的野丫头！她似有把老天爷激得刮风下雨、地震兼打雷的能耐，也把一向好脾气的玄机惹毛了，他也大声的吼：“不还！”声音比她还大。

小豆子怔了一下，不知他把自己当成了什么，才用这么大的音量？就算当她是聋子吧，反正已经听不见了，何必这么大声吼？也或许这人疯了，受不得刺激。

她有点同情眼前这个相貌俊逸，表面看来文

质彬彬的白衣公子,再想到自己的东西有一半在人家手上,她不得不修正一下音量,小心的提醒他,“可是东西是我的啊!”

“这上面又没写名字,怎么证明东西是你的?”听她的声音变小了,玄机的声音也变小,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,“搞不好,你是看到这个刺绣很漂亮,起了贪念,想‘诈’过去。”

听他这么说,她修正一下自己刚刚的想法,虽然他不是疯子,可是也不是太好“摆布”的人。

“公子,你真爱说笑,我自己的东西还需要用‘诈’的吗?不过只要你把东西还我,我这小姐之腹可以宽宏大量的,不和你这小人之心计较。”

小豆子边说边抽出扎在袖子上的针线,拉过玄机的袖子在上面刺了几下,扎完又重握着另半截刺绣。

“写名字也不能证明东西是谁的,就算盖上玉玺也没用。如果我在你身上写上‘小豆子’三个字,就能证明你是我的吗?”

她三言两语之间,已在玄机袖上绣上了“小豆子”三个字,以针代笔,针针似不经意,却又线线潇洒。

玄机惊异的看着自己的袖子,三个字娟秀端正,比一般人用写的还传神,他还是第一次看到一个用针如神、以线写字的人。

他相信她是刺绣的主人，可是又舍不得马上还她，他再问：“这个刺绣‘真的’是你绣的吗？”

世上的事真真假假、假假真真，以假当真、以真作假，谁又搞得清真假？

小豆子想了一下，回答：“名义上是小姐绣的，可是实际上‘真的’是我绣的。可是不管它‘真的’是谁的，总之你知道它‘真的’不是你的。”每说到“真的”这两个字她也特别加重。

讲得好像很复杂，更引起玄机的好奇心，他问道：“如果是你绣的，为什么让它像风筝一样飞出来？”

“这都是我娘出的主意，也不知道是谁告诉她的，说我绣的东西会活起来，她就吓得将我所绣过的东西都拿去浸水，说蝴蝶浸过水后就活不过来了，弄湿后她就把布放在架子上晾干，谁知一阵风来，就把布吹到墙外来来了。”小豆子看着他仍捉着布的手说，“若不是我眼尖看到布飞走了，马上跟着追出来找，不然，又要花两、三个月的时间重绣。”

布飞起时，她正在刺绣，眼看布飞起，她马上跟着追，没想到还是慢了一步，先被墙外的白衣公子捡走了。想到这里她不禁要怨娘，没事信那些有的没有的，整天疑神疑鬼的，当她女儿的也要跟着受罪。

搬到长安后娘变得更疑神疑鬼了，没事总要防这防那的，尤其是看到她时，更会吓得跳起来，弄得她的神经也跟着紧张。

听她这么说，玄机暗笑了一下，刚刚他也误认这些蝴蝶是活的，看来眼花的不只他一个，没想到长安城里还藏有这么一颗没被人发掘出来的珍珠。

“你可以放手了吗？”小豆子扯扯他手上的布，问他。

玄机当然是不可能一直捉着不放，可是还不想这么早放，他还想和这个丫头继续说话。她的外形和她的身分颇不相称，她虽是荆钗布衣的打扮，可是仍掩不住她天生的清雅气质。

她不像是个久居人下的丫头，秀丽脱俗的容颜、高高的额头、饱满的天庭更显示她是一个心灵手巧、聪敏透彻的人，他更想多看一下，她脸上亮丽黑白分明的双眸，和挺直鼻梁下鼻头微微上翘的小狮鼻，连她那不高兴微嘟起的小嘴，在他眼中都是可爱异常的。

看他还是不说话，只是一直打量她，好像她头上开出一朵花，小豆子怀疑的摸摸头上，没感觉出什么异样，心中暗叹一声，可惜了这么一个人模人样、斯文儒雅的公子，竟然是个大愣子，只会愣眼看人。

“喂！‘愣’公子，你知道布上的蝴蝶有几只吗？”

玄机不知自己为什么会变成姓“愣”，可是也不想去猜她古灵精怪的心思。

“这是大家都可以猜得到的答案，百鸟朝凤图上的鸟，也是一百只，所以这幅百蝶图的刺绣，上面的蝴蝶，也该有一百只才对。就算你把数目说对了，还是不能证明这幅刺绣是你绣的。”玄机故意逗着她说，他想多和她说些话，想看她听了不高兴后，小嘴能嘟得多高。

听他这么说，小豆子暗骂，超级死皮赖脸、陈年老赖皮的无赖！她想硬抢，又怕把布弄破，眼珠子一转，笑着说：“还有一个方法可证明。”她放松手上的布，“公子，你把这块布松开，我们一人拉一边，我找一个地方给你看，就可以证明这百蝶图确实是我绣的。”

小豆子指着百蝶图的左上方，他左手抓着的的地方说：“我绣这只玉蝶时，因为同色的丝线不够，所以你可以看出它两边翅膀的颜色不是完全一样。”

玄机将手放松仔细的看着她所指的那个地方，突然觉得手上一空，自己拉在手中的布已不见了。

小豆子抢过布后，一个翻身就跳上后花园的